

#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巴黎的秘密

[法] 欧仁·苏 ◎ 著

# 巴黎的秘密

(法)欧仁·苏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第十八章 女后盾

女监督和唱歌的小姐儿很快就来到了小客厅，在那里克雷门斯正在等待着她们的到来。少女因为刚刚和母狼的谈话，脸颊上略微有点粉红色。

阿尔芒太太对玛丽花说：“我对侯爵夫人说了一些有关于你的话，所以她很受感动，她想见见你，在你刑满之前，她很可能能够设法让你出狱。”

“谢谢您太太。”玛丽花腼腆地对阿尔芒太太回答道，后者让她留在侯爵夫人那里，自己便出去了。

侯爵夫人看到玛丽花这个被她保护的人时，觉得她是那样天真，充满优美并且谦虚的态度，不胜惊奇，不禁想起这个唱歌的小姐儿曾在睡梦中叫过鲁道夫的名字，女监督以为这个可怜的犯人是心里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深情……克雷门斯的确不会相信这会是鲁道夫大公，但她看出单单从玛丽花的外表的美丽上看，唱歌的小姐儿也是值得大公去爱的……

玛丽花一看到自己的保护人，上文已经说过，脸色非常的慈善，便觉得对她有说不出的好感。

克雷门斯说道：“孩子，阿尔芒太太夸奖你生性温柔、品行端正，充满智慧之后，感觉到你对她并不是很信任。”

玛丽花低下了头，没有说话。

“逮捕时你穿的是农村衣服，并且坚决不肯说出被捕前你在什么地方，这些都证明你有瞒人的地方……”

“夫人……”

“可怜的孩子，我没有任何的能力来让你相信我，我也想问你一些啰嗦的问题。只是有人对我说，如果由我来申请让你出狱，他们会答应我的。因此，在申请之前，我很想找你谈谈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释放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呢？我毫不怀疑，你一定仍会走逮捕时走的好路，你相信我好了，我能够使你的光明正大的谋取生活的……”

唱歌的小姐儿被达尔维尔夫人的关心，感动得不禁流下泪来。

她犹豫了一下，说道：“夫人，您对我真的是非常照顾和宽大了，使我不打破我对于过去所保持的沉默……而且我是发誓不说的。”

“发誓？”

“是的，夫人，我原来发过誓说我决不将我被捕前的情况告诉司法机关和监狱的人，然而，夫人，如果我可以请您答应……”

“答应什么？”

“答应为我保密，那么，我就是没有违反我的誓言，也可以保证我担心的可尊敬的人们的绝对安全。”

“那么，你相信我吧，我会保密的，我只会对你同意说的人才说这些话的。”

“谢谢您，夫人，我正担心我不说出我的恩人，到底会不会成为忘恩负义……”

玛丽花柔和的说话声音，以及她那十分考究的语言，都使达尔维尔夫人感到是那样惊奇。她对玛丽花说道：

“我实话跟你说，你的态度和语言，所有的一切都使我非常惊奇。你仿佛有很高的教育，可是这怎么可能……”

“现在堕落到这个境地，对不对，夫人？”唱歌的小姐儿十分痛苦地答道，“仔细说来，这个教育，我接受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一个恩人对我做的好事，他就象夫人一样……不认识我……也象夫人一样，只是有人对他说了我的好话，就可怜我……”

“这个保护人，又是什么人呢？”

“我也说不上来，夫人。”

“你难道不认识他吗？”

“他只是用他取之不竭的善心，来使别人认识他的。感谢上天，我是在那么一个偶然的会里遇到他的。”

“你是在哪里碰到了他？”

“有一天夜里……在旧市区……夫人……”唱歌的小姐儿低下了头，“那时候有一个人正要打我，这位陌生的恩人勇敢地保护了我……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是个普通的……人吗？”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衣着和言谈都是普通的……可是到后来……”

“后来怎么样了？……”

“他与我谈话的方式，他把我托付给的人对他的尊敬，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他不是普通的，他是按照旧市区的人的样子装扮起来的。”

“那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也不知道。”

“你的这个神秘的保护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知道，夫人，”唱歌的小姐儿是那样兴奋地说，“感谢上天！我还能祝福、崇拜这个名字……这个恩人的名字叫鲁道夫，夫人……”

克雷门斯的脸一下就红了。

“难道他就没有别的其它名字？”她又连忙问玛丽花。

“我也不知道，夫人……在他把我带去的那个农场，别人就只知道他叫鲁道夫。”

“有多大年纪？”

“还很年轻，夫人……”

“长得漂亮吗？”

“漂亮……崇高尊贵……就象他的心一样。”

玛丽花用一种感激并且热情的声音说着，激发了达尔维尔夫人痛苦的印象。一种强烈的、无法解释的预感让她认定玛丽花所说的恩人就是鲁道夫大公。

克雷门斯心里想，女监督的观察是有根据的，唱歌的小姐儿心里爱着鲁道夫……她睡梦里叫的就是他……

可是，是什么情况使大公和这个不幸的女孩子相遇的呢？鲁道夫为什么会

化装去旧市区去呢？

这些问题，侯爵夫人都找不到答案。她只想起了从前萨拉心怀歹意地虚伪地对她说鲁道夫脾气古怪、爱情离奇……难道大公是从妓院里把这个既聪明又美丽的女孩子救出来的吗？

克雷门斯心地善良，但她毕竟还是女人，虽然她已下定决心把这一秘密埋在内心的深处，但她还是那样的深深爱着鲁道夫……她没有想到这只是大公习惯偷偷地做的好事中的其中一件，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混淆了爱情与感激的思想，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即使真的是爱着鲁道夫，鲁道夫可能并不知道，所以侯爵夫人在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以后，终于还是把唱歌的小姐儿看做是自己的对手了。又觉得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低下的一个对手，她高傲的性格被激发了。于是用干枯的声音说道，这和她刚开始时说话的慈爱声调绝然相反：“小姐，你的保护人怎么让你到狱里来呢？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

玛丽花觉得对方说话的声调突然变了，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便含蓄地说：“夫人，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那儿说错了呢？”达尔维尔夫人高傲地说。

“我只是觉得，夫人……因为刚才……您说话的声音很慈爱……”

“小姐，我老实告诉你，难道我不能权衡一下我所说的话吗？……既然我答应关心你……我想我应该有权利问你一些问题。”

克雷门斯一说出这句话，便因为好几个理由，立刻后悔把话说得太硬。首先，是想到自己来做的是好事；其次，是想到如果粗暴的对待玛丽花，那她从玛丽花那儿就不能再听到她想知道的了。真的，唱歌的小姐儿刚才面色开朗、充满信心，这时忽然一下子变得畏惧了。

正如一片嫩弱的树叶一经打击、接触，树叶就卷起来那样……玛丽花的心紧紧的抽起来了。

克雷门斯为了不使自己的突然改变语调，引起对方的疑心，便又温和地说道：“我再实话跟你说，但我无法理解的是，既然有这么一个可尊敬的恩人，你为什么又被抓到监狱里来了呢？……既然已经改邪归正了，为什么会在禁止你去的的地方，那么深的夜逮捕你呢？……这些，我承认，我觉得都十分奇怪……你还提到你发誓不说出去……这个誓言我也觉得十分奇怪！”

“夫人，我已经实话实说了……”

“这我信任你……才一见到你，才一听你说话，就觉得你不会说谎。但是，你现在的处境中我无法理解的，更增加和刺激了我急躁的好奇心。我刚才的话说得有点激烈，就是因为这个。好了……我承认……我说话说得不好。除了我想帮你之外，我是没有任何权利叫你做什么的，但你也愿意对我说你不想对别人说的话，所以你信任我吧。可怜的孩子，仅仅是你对我关心你的信赖态度，就使我很感动……我现在向你许诺，除坚决为你保守秘密外，你对我说的话……我都会竭尽全力来使你达到预期目的的。”

由于她这样巧妙的弥补了一下（请原谅我们），达尔维尔夫人又得到唱歌的小姐儿的信任，她刚才的确是有点恐慌。她甚至还在责怪自己对刚刚心里不舒服的话，表达得不怎么好。

她对克雷门斯说：“请您原谅，夫人，您想知道的话，我没有说好，是我不好。因为您问我的恩人的名字……所以我莫名其妙就说起他来了……”

“那就更好了……这更证明你对他心有感激……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离

开鲁道夫先生将你托付给的人家呢？是不是因为这家人你才发誓不说出他们的？”

“是的，夫人。不过对您，我想我现在既没有违背我的誓言，也能使我的恩人对我的失踪放心……”

“好，可怜的孩子，你现在说给我听吧。”

“大约三个月以前，鲁道夫先生把我托付在离此处四五法里远的一座农场里……”

“他亲自将你领到那儿去的吗？”

“是的，夫人……他把我托给一位善良而可尊敬的太太……我爱她就象爱我母亲一样……她以及村里的本堂神甫，受到了鲁道夫先生的委托，都关心我的教育……”

“鲁道夫……先生常到农场来吗？”

“不常来，夫人……我住在农场的时候，他仅仅来过三次。”

克雷门斯不禁高兴得身体抖动了一下。

“每次来看你时，你一定会很喜欢，不是吗？”

“是的，夫人！……真是超过了喜欢……是一种感激、尊敬、钦佩，甚至还有点惧怕掺杂在一起的感情……”

“还有惧怕？”

“他跟我……以及他跟别人……有太大的距离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阶级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阶级，夫人。”

“但你说他……和别人有太大距离……”

“夫人……他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生性的崇高……对受苦人的慷慨……并且能启发别人的热情……连坏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发抖……他们是既尊重他，而又惧怕他……对不起，夫人，我又说起他来了……不说了……我不能给您一个完整的他的形象，对他，我只能默默的钦佩……就象想用语言表示上帝的伟大一样！”

“这个比喻……”

“是可能有些轻蔑，夫人……但是把这个让我懂得了善恶之分把我从堕落的深渊中救了出来给予我新的生命的人比作上帝，这难道是轻视上天吗？”

“我不会怪你的，孩子。这是善意的夸大，我能够理解。但是在那个农场，你应该很幸福，又怎么离开了呢？”

“唉！……这都不是故意的呀，夫人！”

“是谁勉强你离开的？”

“有一天晚上，离现在已经有好几天了，”玛丽花一说这件事，就心有余悸，“我到本堂神甫那里去，一个在我童年时曾虐待过我的坏女人……和她的同谋……和她一起藏在路边凹地里的一个男人，就一齐扑到我身上来，塞住我的嘴，我被抬上了一辆马车。”

“……这有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夫人。但是我想，那两个劫我的人是有势力的人派来的。”

“他们劫走了你，后来怎么样了？”

“马车走动以后，那个坏女人，她叫猫头鹰，她说道：‘我这里有硝磺水，我要毁了唱歌的小妞儿的脸，让她不成人样。’”



“太可怕了！……不幸的孩子！……后来谁救了你呢？”

“那个女人的同谋……一个叫教书先生的瞎子。”

“你确定是他救了你吗？”

“是的，夫人，这一次，另外还有一次。这一次，是他与那坏女人打了一架……仗仗他的气力，他把她盛硝镪水的瓶子从车门扔了出去。这是他，尽管帮忙劫了我，却第一次对我做的好事……这时已是深夜……一个半钟头之后，我想，车是停在圣德尼那片平地的大路上，已经有一个骑马的人等在那里，说道：‘有没有捉住？’猫头鹰因为要毁了我的脸而被别人阻拦了，心里还在生气呢，连忙说道：‘捉住了！如果您要毁这个孩子，有个好主意，我把她放到路上，然后让车轮从她头上碾过去……就说是马车出的事故，谁能不相信。’

“真是太可怕了！”

“唉！夫人，那坏女人是做得出来的呀！幸亏了那个骑马的人说暂时不能害我，只要把我关两个月，不准我出门，不能写信通知别人就行。猫头鹰建议把我送到一个叫红胳膊的人那儿，他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开了一个酒馆。酒馆有很多地下室，猫头鹰说，正好有一间可以关我。骑马的人同意了。他答应我在红胳膊那里呆两个月之后，一定给我一个不次于布克伐尔农场的地方。”

“真奇怪！……”

“那个人给了猫头鹰一些钱，并且答应她从红胳膊那里带我出来的时候，还会再给她。说罢便骑马飞奔而去。我们的马车驶到了巴黎。在快到大栅栏时，教书先生突然对猫头鹰说：‘你想把唱歌的小姐儿关到红胳膊的地下室去，冬天的地下室经常有水泡着！……你难道想淹死她吗？’猫头鹰回答说：‘是有这种打算。’”

“天杀的！你跟这个女孩子有什么仇呵？”

“没有仇，夫人，她从我小时候起就一直跟着我，教书先生说：‘我不愿意淹死唱歌的小姐儿。’猫头鹰见他如此保护我，也和我一样感到惊奇，声称无论怎样，她一定要把我送到红胳膊那里去。教书先生说：‘我现在抓着唱歌的小姐儿的胳膊，决不放手，如果你敢带走她，我就掐死你。’猫头鹰说：‘你打算怎么处置她呢？她必须在两个月以内不能露面，还不能让人知道她在哪儿？’教书先生说：‘我有一个法。现在到爱丽舍田园大街去，叫马车停在一个离警察局不远的地方。你到酒馆去找红胳膊，你把他领来，叫他把唱歌的小姐儿带到警察局去，就说这是旧市区一个妓女，在他酒馆周围转来转去。因为妓女要判三个月的徒刑，玛丽花在警察局登过记，所以他们会逮捕她，在圣拉扎监狱她会和红胳膊的地下室同样安全，更不会碰到人。’猫头鹰说：‘唱歌的小姐儿不会让人逮捕她的呀。再说，一到警察局，她会告发我们的。即使下到狱里，她也会写信给她的保护人，一切都会露馅。’教书先生说：‘她会自愿到狱里去，并且起誓不告发我们，只要在圣拉扎一天，她决不向任何人说起，我曾阻止你破坏她的脸，而且不让她到红胳膊那里淹死她，她一定会知恩图报。假使她仍旧说出来，我们就放火烧掉布克伐尔农场。’教书先生说罢又向我说：‘你自己决定吧，是到狱里呆两个月还是到红胳膊的地下室被水淹死。快，你拿主意吧……我知道，你只要起誓，总是会遵守的……’”

“你起誓了吗？”

“当然起了呀，夫人。我害怕他们去害我农场的恩人，再说，我也害怕被淹死在地下室里……我觉得可怕极了……。”

“多可怕的思想，象你这般大！……”达尔维尔夫人惊奇地望着唱歌的小姐儿说，“一旦从这里出去，就会再见到你的恩人，你不是很喜欢吗？你过去的一切都会取消掉的。”

“过去是可以取消掉的吗？是可以忘掉吗？夫人？”玛丽花说话的声音极度失望，克雷门斯不禁打了个寒噤。

“所有的过错都是可以赎免的，可怜的孩子！”

“堕落的回忆呢，夫人……不是随着纯洁的灵魂、净化的思想更可怕吗？好象越是高超，离开深渊越远。”

“这样说来，你是不希望重新再做好人、不希望别人原谅你了？”

“……不是的，夫人。您的善良对忏悔来说就证明，总是有宽赦的。”

“那么，只有你对你自己是不肯原谅的了？”

“原谅、忘却我过去的一切……夫人，对于我，想忘却这些是不可能的事。”

“你有没有想到过死？”

“当然有！”唱歌的小姐儿苦笑道，后来，沉默了一下，又说道，“有时候会想的……夫人。”

“然而，你既然害怕被那个女人毁容，可见你还是在乎好看的，可怜的孩子！这说明你对生活并没有完全绝望。所以，你应该勇敢起来，拿出勇气来！……”

“我的想法也许软弱，但是，假使象夫人说的那样，如果我美丽，我也愿意死得美丽，死时嘴里喊着我恩人的名字。”

达尔维尔夫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感动得流出泪来。

玛丽花这几句话是这么朴实，天使般的面孔，苍白的面色，忧郁的表情，痛苦的笑容和她说的话又这样相配，准见到都会怜惜和呵护。达尔维尔夫人生性聪明，已经感觉到唱歌的小姐儿思想的刚毅和不详之兆：“过去在我的脑海里是挥之不去的。”

玛丽花这种刚毅的思想，永远左右着她，折磨着她。

克雷门斯悔恨自己曾一度误解过鲁道夫的宽大，这时又后悔不该对这可怜的孩子也有过嫉妒的心，她是抱着一种天真的激昂对恩人表示感激心情的。真是怪事，这个可怜的女孩对鲁道夫如此强烈的感激和敬佩之情更加深了克雷门斯一直藏在心里的对鲁道夫的爱。她想逃避这样的想法，又说道：“我希望将来你对你自己不要过于苛刻。现在再谈一下你的誓言：我知道你为什么保持沉默……是你不愿意检举那些坏人，不是吗？”

“教书先生虽然曾参加了抢我的行动，但后来在我最危险的时刻保护过我两次……我不应该对他忘恩负义。”

“那么，你是同意那些坏人的做法了？”

“是的，夫人……我那时怕得已不知所措了。后来就如他们计划的那样警察逮捕了我并把我送到了这里……”

“那么，你那些农场的朋友一定很关心你的安危吧！”

“是呀！夫人，我最初由于害怕把什么都忘了，竟没有想到我的誓言不能叫他们放心……现在这真使我痛苦万分……但是我以为，我可以请您给布克伐尔农场若尔日太太写封信，叫她对我放心，只是不告诉她我在哪里，这也不算违背誓言……”

“孩子，如果我能保释你，那你这些顾虑都不需要了。过几天，你就可以回



到农场去，也不会违反你的誓言。将来，这可在恐吓下作的誓言对你能有多大的拘束性呢？”

“夫人，……靠您的善心……我可以不久就出去吗？”

“我肯定，一定可以成功。我相信，后天，你就可以再见到你的恩人了……”

“我的天，夫人，我怎么感激您的恩德？……”

“只要你好好做人……我惟一抱歉的就是对你的未来未能尽力，这个福气就留给你的朋友了……”

阿尔芒太太惊呆了跑了进来。

她向克雷门斯踌躇地说道：“侯爵夫人，非常抱歉，有一个消息要告诉您。”

“什么事呀，太太？……”

“德吕逊纳公爵在楼下……夫人。”

“我的天！吓死我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夫人，德吕逊纳公爵说有件想不到而又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您……他听说公爵夫人您在这里，就急忙赶到这里来了……”

“不幸的消息！……”达尔维尔夫人自言自语，接着，忽然大声说道：“我女儿……一定是我女儿……太太，您告诉我吧！……”

“我确实不知道呀，夫人……”

“哎呀，赶快，赶快，太太，”达尔维尔夫人边说边惊慌万分地走了出来，阿尔芒太太紧跟在后面。

“可怜的母亲！她是担心孩子，”唱歌的小姐儿目送着克雷门斯，忧郁地说道，“……不可能！她这么好的人，能出什么事打击她呢？不可能，再说一次，这绝对不可能。”

## 第十九章 勉强的友谊

达尔维尔自杀的那一天，下午三点钟，在圣殿街那座房子里。细心的不知疲劳的皮普勒，独自在自己屋里，修补卡布里昂来胡闹时摔坏的那只皮靴。规矩的看门人面色萎靡，比平时更为颓废。

忽然从楼上传来一声特别响亮的尖叫：

“皮普勒先生，快上来，皮普勒太太出事了！……”

“阿娜斯塔西娅！……”阿尔弗勒德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接着又蹲了下去，暗自说：“我真是个孩子……不可能嘛，老婆出去还没回来呢！我都没看见，她怎么进来的呢？这太怪了，不过，也可能。”

“皮普勒先生，快来！我抱着你老婆呢。”

“抱着我老婆！”皮普勒又忽地站了起来。

“我一个人没法给皮普勒太太脱衣服！”那个声音又说道。

这句话在阿尔弗勒德身上产生了魔术般的效果，他的脸都急红了，贞洁的念头在他心里作祟。

“先生……”他大声喊道，慌忙从屋里出来，“看在荣誉的份上，请你千万不要碰她，就放在那里好了！……我马上来。”阿尔弗勒德钻进楼梯的黑洞里，在慌乱中，连屋门也忘了关。

当他出了屋子，就进来了一个人，从桌上拿起补鞋人的榔头，跳在他的床上，手里拿着一块四个角钉好钉子的硬纸板，那个人把它钉在皮普勒的屋里，就不见了。这一工作完成的非常快，看门人出去后忽然想起门没有关，便又急忙跑下来，把门关好，再上去，根本没有疑心这么短的时间竟然有人到他屋里来过。阿尔弗勒德做完这一小心的措施，才又跑上楼梯去救自己的老婆，一边高声喊叫：“先生，我来了……我来了……麻烦你细心地照顾我老婆！”

看门人一走上楼梯，便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听到的老婆喊叫声，由门外的胡同里传来。那个尖喉咙喊道：“怎么，阿尔弗勒德！你怎么连屋门也没有关！跑到哪里去了，老东西？”

此时，皮普勒刚走到二楼的楼梯口。他惊呆了，转回头来，大张着嘴，瞪着眼，脚也忘了放到地上。

“阿尔弗勒德！”皮普勒太太又喊叫起来。

“阿娜斯塔西娅明明是在下边……那上面是怎么回事？……”皮普勒忠实于自己的逻辑推理，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刚才说要给她脱衣服的家伙，又是谁呢？……真是个骗子……他利用了我的担心，同我开这样的玩笑！……目的是什么呢？……看来真出了件事……等我回答我老婆之后，我再上去好好地看看是怎么回事，找出这个可恶的家伙。”

皮普勒不安地走下楼梯来，面对着他老婆。

“是你吗？”他问道。

“是我呀！不是我的是谁？”

“是你呀，我不会看错吧？”

“真是的，干吗把眼睛瞪那么圆？这样看我，跟想吃人似的……”

“你站在这里，就说明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什么事呀？把钥匙拿来吧。你跑出去干吗？我刚从诺曼底马车站来，我给布拉达曼蒂送箱子去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今天晚上上路，连那个小瘸腿也不让知道……这样做很好！”

皮普勒太太边说边从她丈夫手里接过钥匙，打开屋门，先进去了。他们夫妇刚走进屋，就有个人偷偷地走下楼来，迅速地对他们门前过去，但没有被看见。原来他就是刚才引起阿尔弗勒德担心的卡布里昂。

皮普勒跌坐在椅子上，不安地对老婆说：“阿娜斯塔西娅……我觉得不正常，这里一定有问题……”

“你又来了！……有事，到处都有事！你又怎么啦？……你看……你满身是汗……水湿……水湿……你干什么了？……跟水里涝出来的一样……这个老爱人！”

“是呀，我浑身是水……真是不错……”皮普勒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因为这里发生的事，实在让人摸不到头脑……一会你从上面叫我……一会又看见你在下面……真令人无法解释。”

“真是见鬼，你胡说什么呀？真的糊涂了吗？……你看……我都快以为你糊涂了……跟被人打了一榔头一样……这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卡布里昂坏蛋……自从他那天闹过以后，我简直不认识你了，你被吓出毛病了……这个东西，老使你做恶梦！”

阿娜斯塔西娅刚说完，屋内便发生了更奇怪的事。

阿尔弗勒德仍坐在那里，但眼睛却看着床。屋内既有冬季太阳温和的余辉，还有一盏灯。在这两种淡淡的光照下，当皮普勒老婆说到卡布里昂的时候，皮普勒仿佛在屋的黑暗处看见了卡布里昂狡猾的影子。是他，尖帽子，长头发，尖瘦脸，凶恶的笑容，尖形的胡须，蛊惑人的目光……有一会，皮普勒以为是在做梦，他狠命揉了揉眼睛……自以为是幻觉……不是，他看见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真可怕，没有身体……只看见头，红红的脸从黑暗中冒出来。

皮普勒看见卡布里昂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仰天向后倒了下去。恐怖地指着 he 看见的东西。皮普勒太太回过头来，想看看什么使皮普勒这么害怕，可是尽管她平日胆大，这时也有些害怕起来。

她倒退了几步，抓住阿尔弗勒德的手，叫道：“卡布里昂！”

“是的！……”皮普勒闭上了眼睛，惊恐地回答。

夫妇二人被艺术家画在纸板上的卡布里昂吓坏了。阿娜斯塔西娅最初的惊吓过后，象一头愤怒的狮子，跑到床前，爬了上去，把那块纸板从墙上扯了下来。

她象战争中获胜的巾帼英雄一般，高声喊道：“去你妈的吧……”

阿尔弗勒德依然闭着眼睛，两手伸在前方，一动不动，他被吓坏了。他那顶喇叭帽子不停地颤抖借此表明他激动的内心。

皮普勒太太胜利地说道：“睁开眼睛吧，老爱人，没事了……不过是一幅画，是那个坏蛋卡布里昂的一张画像！……没关系，你看，我把它踩了！”阿娜

斯塔西娅边说边愤怒地把画扔在地上，用脚去踩，“如果这是他本人就更好了。”说罢，拾起那张画来，又说道：“你看，现在它的脸上有我的脚印了……你看！”

阿尔弗勒德什么也不说，只管摇头，叫他老婆把这幅讨厌的画拿走。

女看门人把画拿在光线下仔细端详之后，说道：“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他在下边还用红笔写着：‘卡布里昂赠给终身的朋友皮普勒’。”

“他写得没错……终身的朋友……”阿尔弗勒德叹了口气又说道，“他是想让我终了一身……最后达到目的……我要在不断的恐慌中生活，让我觉得这个该死的东西无处不在……永远在这里……地板下边，墙头上……天花板上！夜里，我和老婆躺在床上，他也会看着我。白天，他站在我背后，魔鬼一般地看着我……谁能说他现在不在这里呢？……象个恶魔一样，藏在那里。你在这里吗，妖魔？……”皮普勒边骂边往四下里观看，仿佛在屋里各个角落里都能看到卡布里昂。

“我在这里，我的好朋友！”卡布里昂熟悉的嗓门响起，友好地说道。

声音仿佛来自屋内的深处，实际上只不过是腹语的一种效果，那个画家此时正站在门外，欣赏着屋里的一幕幕。说完之后，他便轻轻地跑掉了，可是却给他的牺牲者留下了一个惊奇和幻想的东西。皮普勒太太既胆大又多疑，这时往床下观看，又仔细搜索了屋内每一个角落，可是仍然一无所获，出去到胡同里去看，也没有看见什么，皮普勒这一吓，又躺倒在椅子上，吓得魂不附体。

阿娜斯塔西娅胆子比较大，说道：“阿尔弗勒德，没事！坏蛋刚才躲在门边上，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乘我们不注意他就从那边跑了。等着吧，我总有一天会逮住他……叫他吃掉我的扫帚柄不可！”

这时，公证人雅克·弗兰的女管家塞拉芬太太走了进来。

皮普勒太太为了掩饰刚才发生的一切，赶快客气友好地说道：“您好，塞拉芬太太，找我一定有事儿吧！”

“您告诉我，你们的新牌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新牌子？”

“是呀，黑底红字，挂在胡同口上的一个小条子。”

“怎么，胡同口？……”

“是呀，就在你们的门口。”

“亲爱的塞拉芬太太，我实在不明白你说的话，你呢，老爱人？”

阿尔弗勒德保持沉默。

塞拉芬太太说：“请皮普勒先生解释吧。”

阿尔弗勒德发出一声阴沉的声音，挥动着自己的喇叭帽子，不知在说些什么。

他的举动说明他无法向人解释。

阿娜斯塔西娅说道：“塞拉芬太太，阿尔弗勒德幽门有病，……您说的那张小条子到底是什么呀……会不会是隔壁卖酒人贴的呀？”

“不是，那张小条子挂在你们的门口上。”

“您真会开玩笑……”

“一点也不是笑话，我刚才看见的，上面写着：‘皮普勒和卡布里昂做友谊生意，等等。请问看门人。’”

“天杀的！……贴在我们门口吗？……你听见了没有，阿尔弗勒德？”

皮普勒呆呆地望着塞拉芬太太，他不明了，也不愿明了。

皮普勒太太真的吓坏了，说道：“真是……一张条子吗？……”

“是呀，我刚看过嘛。我想：‘真怪！皮普勒是修鞋的，条子上怎么说他和卡布里昂做友谊生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条子上既然写着‘请问看门人’，皮普勒太太一定能告诉我……’塞拉芬太太忽然停住了口，说道，“您丈夫神色不对……他要摔倒了！……你小心。”

真的，皮普勒晕倒了，他老婆正好把他接住。

这一下太激烈了，戴喇叭帽的人，嘴里呜里呜噜地说：“混蛋东西！居然利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

“我刚才不是说嘛，塞拉芬太太，阿尔弗勒德幽门有病……可怜的老爱人一定受不了！幸亏我这里有一点苦艾酒，喝了可能会好的……”

果然，喝了万灵药，阿尔弗勒德慢慢地醒来了。但不幸的是，刚一醒来，便受到一次新的考验。一个穿戴整洁的青年人，面色非常天真。他推开屋门上装着玻璃的部分，惊奇地问道：“我在胡同口上看见一张条子，上面写着‘皮普勒和卡布里昂做友谊生意，等等。请问看门人。’那么请看门人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皮普勒把积压在心头很久的感情，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了，高声说道，“意思是卡布里昂是个无耻的大骗子……先生！”

那个“管闲事”的人见状不觉后退了一步。

阿尔弗勒德气得眼睛冒火，面色通红，半个身子从屋里出来，颤抖的双手勉强地扶着门下面的嵌板。

“告诉您，先生……”皮普勒又说道，“卡布里昂是个混蛋，没有人愿意和这种人做生意。”

皮普勒老婆露出她那生气的脸，尖刻地说道：“你这个老混蛋，真是信口开河！”

“太太，”那个“管闲事”的人又往后退了一步，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说道，“你贴条子不就是叫人看吗？你还有权利骂人！”

“骂人的是你……小气鬼！”阿娜斯塔西娅说话间，露出她的牙齿。

“你是个野货！……”

“阿尔弗勒德，拿皮尺来……量量他的脸到底有多长……教教他一大把年纪了，来出怪相……老东西！……”

“你自己贴的条子，还不许人家问！……这不行，太太！”

“先生！……”看门人也嚷了起来。

“先生！”那个“管闲事”的人也气了，“你和卡布里昂随便讲交情，但是也别写那么大的字贴在门口呵！你真是一个混蛋，我要告你去。”

那个“管闲事”的家伙说罢便怒气冲冲地出去了。

“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也愤怒地说道，“我感觉到我活不长了……我逃不出他的手。现在连我的姓名和这个混蛋的名字都联在一起了。……不是他，就是，我，总得死一个！”

皮普勒克制住平日的愚钝，坚决要干一场，抓起卡布里昂那张像，冲出门去。

“阿尔弗勒德，你干什么去？”

“到警察局去……带着条子和这张像，我要对警官说：‘保护我吧！把这个卡布里昂赶走吧！’”

“好！老爱人，振作振作吧。如果你够不着，就叫卖酒的把小梯子借给你。混蛋卡布里昂！……要是能逮住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他应该上断头台了。坏东西！我真希望他到杀人场去，强盗！”

阿尔弗勒德倒显示出一种超常的忍耐，他尽管对卡布里昂有很大的气，但还是有点怜悯心。他说道：

“不，不，即使我办得到，我也不要杀他。”

“非杀不可！赶快动手！……”阿娜斯塔西娅凶狠地说。

阿尔弗勒德说道：“不，我不喜欢流血！但要使这个坏人长期监禁。为了我的安全、我的健康，只能这样做……法律应该对我补偿……否则，我情愿离开法国……我美丽的法国！”

阿尔弗勒德难过极了，庄严地走出屋去。



## 第三部

### 第一章 疯狂的混血儿

在塞拉芬和皮普勒太太的谈话之前，读者应记住，阿娜斯塔西娅毫不怀疑公证人的崇高道德和信仰，仅仅想他对路易莎·莫莱尔和热尔门太过严厉，心中却不以为然。女看门人对塞拉芬太太有同样的不满。因此，为说明理由，皮普勒太太运用高超的手段：与女管家表面友好，掩饰着实际上的疏远。

对卡布里昂的不良习性表示谴责后，塞拉芬太太讲到：“布拉达曼蒂（波利多里）看上去怎么样了？我给他昨晚写过信，没回信。今天早晨，我又跑过来看他，又没见着，这次运气该好些了吧！”

皮普勒太太一副不很快乐的样子，说道：

“太奇怪了，太不巧了！”

“又怎么了？”

“布拉达曼蒂先生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太让人受不了！”

“是很不幸，塞拉芬太太！”

“有许多话我要跟他说！”

“可以说是上天注定！”

“而且我要找借口才能到这里来。弗兰先生一直怀疑我认识个卖假药的，他又是特别虔诚……特别认真……你想……可真是费事！”

“跟阿尔弗勒德一样，太认真了。一点小事就闹脾气。”

“你不知道布拉达曼蒂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吗？”

“已有人约到晚上六七点钟。他让我告诉那个人，假如他没回来，就请那个人晚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吧，一定会在家。”

阿娜斯塔西娅在心里想：“你等着吧！他再过一个钟头就会在到诺曼第的路上。”

塞拉芬太太一副不乐意神情，接着说：“晚上我再来吧。皮普勒太太，我告诉你件事……大家都以为路易莎很正经，她新发生的事你知道吗？”

皮普勒太太很是严肃地往上看了一眼，接着说：“不用提了，真叫人讨厌。”

“我只想对你说，现在又没有佣人了，一旦你打听到听话、肯干、正经的女孩子，麻烦告诉我一声。太难找一个好佣人了，要想办法才行……”

“放心吧，塞拉芬太太。一旦我听见有人谈起，我马上转告……只不过，好人和好位置都很难遇到。”

阿娜斯塔西娅依旧在心里想：“我不会送给你可怜的女孩子，让她在这儿受

饿！你那个太刻薄太坏的主人，告发出来可怜的路易莎和不幸的热尔门！”

塞拉芬太太说：“我没有必要说我们那儿是非常清静，要一个女孩子把活儿干好，也就行了。那个路易莎真不是个好人，做出这样可恶的事来，尽管弗兰先生用好的和圣洁的话语引导她。”

“就这样吧……放心好了。如果我听到有你急切需要的那种女孩子，我将尽快告诉你的……”

“另外有件事，”塞拉芬太太又接着说，“如果可能的话，弗兰先生要没有家的佣人，你想，这样她就没有机会出门，不会乱跑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主人到希望她是个孤儿……第一，雇用孤儿是做了一件好事；接着，没有亲属关系，她也就没有借口出门。主人一个深刻的教训，那个可恶的路易莎就是。就这样，皮普勒太太！这就使我主人对于挑选佣人具有很大难度。在我们这样有信仰的家庭里发生这样的事……简直太可怕了！今天晚上见好了。布拉达曼蒂到家了，顺便到比雷特老大娘那里做一会儿。”

“塞拉芬太太，晚上见，你肯定能碰到布拉达曼蒂。”

塞拉芬走了。

皮普勒太太轻松说道：“她钉布拉达曼蒂太紧了！能有什么事呢？……在到诺曼第去之前，他又是一个劲儿地避着不见她！我真怕塞拉芬不肯走，布拉达曼蒂还要会见来过的那位漂亮太太呢。上次我没看清，但这次我可要认认真真地看看她。正如那天来找一文不值的指挥官的女人一样。以后没有再来过。那个指挥官尽贪图小利……得给他个教训，我要烧光他的柴！……对！烧光他的柴！……倒霉的追女人的家伙……去他的吧！就给了十二个法郎，还不值你那件闪光的睡衣！到底能不能用上呢！……布拉达曼蒂那位太太又是谁呀？……会是一个布尔乔亚，还是一般的老百姓？……我太知道了，因为我那样爱打听，这又不是过错，一出生就是这样嘛。上帝造就了我的性格！……呀……想到一件事，并且是一个怪念头，我要打听一下那位太太的姓名！我可要试试。这是谁来了？是我的老顾客。鲁道夫先生，敬礼！”

皮普勒太太左手插在假发那里，做了个敬礼的姿势。

果然不错是鲁道夫，达尔维尔已经死了，他也不知道。他一边进来一边说：

“皮普勒太太，你好，小姐在家吗？我准备跟她说话。”

“她？就像一只小猫，不在家又能去哪儿！她的活儿呢？不干啦？……”

“莫莱尔老婆恢复的怎么样？”

“好一点了，鲁道夫先生……依靠你们的保护人，她和孩子们特别幸福……如鱼得水：他们现在有火炉，空气，好床，食品，甚至有个保姆服侍他们，还不提小姐，她一边工作，一边又不暴露出来，事实上仍然照看着他们！……一个黑人医生来医治莫莱尔老婆……哎！鲁道夫先生，你看，这个黑人，不就是那个烧炭的医生吗？他可以诊脉而不脏手。没有关系，面色不碍事，是位有本事的医生！他给莫莱尔老婆一服药，马上就见效了。”

“可怜的女人！他很忧郁。”

“是这样，鲁道夫先生……可又有什么办法？……丈夫快发疯……路易莎又做狱房……真使她伤心的是她的路易莎！对正经人家，真可怕……公证人的女管家塞拉芬大娘刚才来这里说了一顿可怜的女孩子坏话，我本想让她碰个钉子，又不愿跟她拉倒。当时，我并没有发作。她倒还有脸问我有没有女孩子，介绍到吝啬鬼公证人家去顶替路易莎？……他们又狡猾又小气！您想，可能的话，

他们要孤儿作佣人。鲁道夫先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聪明过头了，如果是孤儿，没有父母亲，也就没有出去的机会，安安静静蹲在家里！并不如此，其实他们真正想做的是欺侮一个不能计较的不幸少女，因为没有别人帮助她，他们尽可能地诈骗她的工资。难道不是吗，鲁道夫先生？”

“对……对……”他忧虑地说。

鲁道夫听到塞拉芬太太竟然敢找孤儿来替代路易莎侍候弗兰，为此，他想出了一条惩罚公证人的方法。听着皮普勒太太说话，鲁道夫慢慢地更改为塞西莉准备的对象，这是他处罚刽子手的工具。

皮普勒太太又说道：“您的想法肯定与我相同，就这样，我再说一下，这些人要一个没有依靠的女孩子，以便掠夺她的工资。所以，我不愿意介绍人给他们。而且，我也不认识这样的人……即使有，也决不让她过这样的无耻人家。对吧，鲁道夫先生？有道理吧？”

“你肯帮我一个大忙吗，皮普勒太太？”

“鲁道夫先生，老天爷啊……想让我往火里钻，油锅里毁掉假发？还是要我象狗一样咬一个人？……您快说吧……我一定听您的话，整个我，全是您的……只是要除了阿尔弗勒德身上射箭……”

“你放心好了，皮普勒太太……事情就是这样……我要安派一个孤女……是一个外国人……没来过巴黎，我想让她进入弗兰家去……”

“您真使我回不过味来！……到底为什么！到这个人家！在这个老不死的吝啬鬼家里！……”

“总是个职位……我说的这个少女在那儿感觉不好，还可以不干……但至少她可以养活自己……我对她放心。”

“鲁道夫先生，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虽然这样，如果您觉着好……那您看着办……其实，说句公道话对公证人，虽有反对的，可也有称赞的……吝啬得象一只母狗，脾气硬的象头驴，还有诚的信仰，这都对……但是为人太过正经，……家里伙食不好，而且相同。最后，工作需要象匹不知劳累的马，而且一个劲地罗唆……一个少女不会再走上斜路，路易莎，只不过是例外！”

“皮普勒太太，我向你透露些秘密。”

“加利马尔家出身的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相信天上一个上帝……阿尔弗勒德平常只穿绿色礼服，我发誓，我象一条永不开口的鲤鱼那样……”

“一定记住不要告诉皮普勒先生！”

“我对老爱人的脑袋发誓，如果是正经事……”

“啊！皮普勒太太！”

“那么我们对他说，他也不会知道。对于他，清白无辜和陷入阴谋，简直等于刚出生六个月的婴儿一样。”

“我相信你。你一定要听我说。”

“我们之间是患难之交，我的忠实的老客户，您放心说就是了。”

“那个少女曾经犯过一次错误……”

“明白了！……要不是我十五岁上嫁给阿尔弗勒德，我或许早已犯五十次……上百次错误！您看，真是没有办法，他那个……幸亏皮普勒熄灭了我的……要不然，我会叫男人一个劲地发疯。我仅是告诉您，您那个少女也只不过犯了一次错误，还有救。”

“我也这样想。这个少女在我一个亲戚家做过佣人！这次错误的主角，亲戚